

百子金書



# 百子全書

(七)

浙江人民出版社

燕丹子敘

燕丹子三篇世無傳本惟見永樂大典紀相國昀既錄入四庫書子部小說類存目中乃以抄本見付閱十數年檢授家郎中馮翼刊入問經堂叢書及官安德乃採唐宋傳注所引此書之文因故章孝廉舊稿與洪明經頤煊校訂譌舛以篇為卷復唐宋志三卷之舊重加刊刻云燕丹子之著錄始自隋經籍志蓋本阮氏七錄然裴駰注史記引劉向別錄云督亢膏腴之地司馬貞索隱引劉向云丹燕王憲之太子則劉向七略有此書不可以藝文志不載而疑其後出藝文志法家有燕十事十篇雜家有荊軻論五篇據注言司馬相如等論荊軻事則俱非燕丹子也古之愛士者率有傳書由身沒之後賓客紀錄遺事報其知遇如管晏呂氏春秋皆不必其人自著則此書題燕太子丹撰者舊唐書之誣亦不得以此疑其偽也其書長于叙事嫻于詞令審是先秦古書亦略與左氏國策相似學在從橫小說兩家之間且多古字古義云太子劍袂以劍為歛也畢事于前國策作畢使夏古文使亦事字見說文汗簡也右手樞其胸蓋借樞為戲說文戲刺也史記索隱引徐廣云一作抗抗又枕字之誤說文深擊也史記及玉篇樞从手誤矣拔匕首擗之說文以擗為投玉篇擗同擗又作捷古假借字也國策史記取此為文削其烏白頭馬生角及乞聽琴聲之事而增徐夫人匕首夏無且藥囊足證此書作在史遷劉向之前或以為後人割裂諸書雜綴成之未必然矣章孝廉所輯未及馬摠意林又為補證數條此書宋時多有其本考楓窗小錄云余家所藏燕丹子一序甚奇按其序亦空無故實不

知誰作不復錄入此卷自明中葉後遂以亡逸故吳琯程榮胡文煥諸人刊叢書俱未及此  
嘉慶十一年正月望後四日陽湖孫星衍撰于安德使署之平津館

燕丹子卷上

賜進士及第山東等處督糧道兼管德常臨清倉事務加二級孫星衍校集

燕太子丹質於秦

案燕字从藝文類聚水部鳥部引補意林引作丹者燕王喜之子身質于秦始皇之世史記刺客列傳索隱引劉向云丹燕王喜之太子亦此書之文皆

與今秦王遇之無禮

不得意欲求歸部初學記天部引補秦王不聽謬言令烏白頭馬生角

乃可許耳

案許耳二字从史記刺客列傳索隱初學記天部引補丹仰天嘆烏即白頭馬生角案今本作果烏白頭馬生

引改天部

秦王不得已而遣之為機發之橋欲陷丹丹過之橋為不發

案此段史記刺客列傳不載惟與今事部引夜到關關門未開丹為難鳴眾雞皆鳴遂得逃歸費中言荆軻稱太子丹之命天

雨粟馬生角

深怨于秦

與其傳趙武書

案今本作為書與其傳趙武从太平御覽皇親部引改史記刺客列傳作趙武索隱云趙正據此書以作音耳

之國

案丹字从太平御覽皇親部引補長於不毛之地案本作無毛从太平御覽皇親部引改

然鄙意欲有所陳

幸傳垂覽之案垂本作正从太平御覽皇親部引改御覽引無傳字

也貞女所羞

羞見劫以虧其節也案意林引作丈夫之道節義廉恥下二句又與今本同疑有舛謬

故有刎喉不顧

據鼎不避者案避本作迴从太平御覽皇親部引改斯豈樂死而忘生哉案豈本作其从太平御覽皇親部引改

心有所守也

令秦王反戾天常虎狼其行遇丹無禮為諸侯最案太平御覽皇親部引作諸侯最甚

入骨髓計燕國之眾

不能敵之曠年相守力固不足欲收天下之勇士集海內之英雄破國空

藏

案藏本作藏从太平御覽皇親部引改以奉養之重幣甘辭以市於秦秦貪我賂案貪字从太平御覽皇親部引補

則一劍之任可當百萬之師案則字以太平御覽皇親部引補須臾之間可解丹萬世之恥若其不然令丹生

無面目於天下案太平御覽皇親部引作天地死懷恨於九泉案文選潘岳西征賦注引恨下有八字必令諸侯無以為歎案今

指以為笑以太平御覽皇親部引改易水之北未知誰有此蓋亦子大夫之恥也案太平御覽皇親部引無子字謹遣書願熟思

之魏武報書曰臣聞快於意者虧於行甘於心者傷於性令太子欲滅悃悃之恥除久久之恨

此實臣所當糜軀碎首而不避也私以為智者不冀僥倖以要功明者不苟從志以順心事必

成然後舉身必安而後行故發無失舉之尤動無蹉跌之愧也太子貴匹夫之勇信一劍之任

而欲望功臣以為疏臣願合從於楚並勢於趙連衡於韓魏然後圖秦秦可破也案史記六國

質子秦亡來歸在始皇十五年使荆軻刺秦王在始皇二十年且韓魏與秦外親內疏若有倡

兵案有本作無楚乃來應韓魏必從其勢可見今臣計從太子之恥除愚鄙之累解矣太子慮之

太子得書不說召魏武而問之武曰臣以為太子行臣言則易水之北永無秦憂四鄰諸侯必有

求我者矣太子曰此引日縵縵心不能須也魏武曰臣為太子計熟矣夫有秦疾不如徐走不

如坐令合楚趙並韓魏雖引歲月其事必成臣以為良太子睡卧不聽案此段與史記刺客列傳所載文俱異魏武

曰臣不能為太子計臣所知田光其人深中有謀案史記刺客列傳云其智深而勇沉可與謀願令見太子太子曰

敬諾

燕丹子卷中

賜進士及第山東等處督糧道兼管德常臨清倉事務加二級孫星衍校集

田光見太子

案太平御覽禮儀部引作先生見太子太子側階而迎迎而再拜傳作太子逢迎

卻行為導

字誤也文選王文憲集序注與今本同太子丹曰傳不以蠻域而丹不肖乃使先生來降樊邑令燕國僻在北陸比於

蠻域而先生不羞之丹得侍左右覩見玉顏斯乃上世神靈保佑燕國令先生設降辱焉田光

曰結髮立身以至於令徒慕太子之高行美太子之令名耳太子將何以教之太子膝行而前

涕淚橫流曰丹嘗質於秦秦遇丹無禮日夜焦心思欲復之論眾則秦多計強則燕弱欲曰合

從心復不能常食不識味寢不安席縱令燕秦同日而亡則為死灰復燃白骨更生願先生圖

之田光曰此國事也請得思之於是舍光上館太子三時進食存問不絕如是三月案此段史記刺客列

傳不太子怪其無說就光辟左右問曰先生既垂哀恤許惠嘉謀側身頃聽三月於斯先生豈

有意歟田光曰微太子固將竭之臣聞騏驎之少力輕千里及其罷朽不能取道案史記刺客列傳作臣聞

騏驎威壯之時一日而馳太子聞臣時已老矣欲為太子良謀則太子不能欲奮筋力則臣不

能然竊觀太子客無可用者夏扶血勇之人怒而面赤宋意脈勇之人怒而面青武陽骨勇之

人怒而面白光所知荊軻神勇之人怒而色不變案意林太平御覽人事部引作光知荊軻者

神勇也怒而不變史記刺客列傳正義引與同為人博聞強記體列骨壯不拘小節欲立大功嘗家於衛脫賢大夫之急十有餘人其餘

庸庸不可稱太子欲圖事非此人莫可太子下席再拜曰若因先生之靈得交於荊君則燕國

社稷長為不滅。唯先生成之。田光遂行。太子自送。執光手曰。此國事。願勿洩之。光笑曰。諾。遂見  
荊軻。曰。光不自度不肖。達足下於太子。夫燕太子真天下之士也。傾心於足下。願足下勿疑焉。  
荊軻曰。有鄙志。常謂心向意投。身不顧情。有異一毛不拔。案今本作心合意等。沒身不顧情。有  
異一毛不拔。从北堂書抄。政術部  
引。今先生令交於太子。敬諾不違。田光謂荊軻曰。蓋聞士不為人所疑。太子送光之時。言此國  
事。願勿洩。此疑光也。是疑而生於世。光所羞也。向軻吞舌而死。案史記刺客列傳作自刎而死軻遂之燕。

燕丹子卷下

賜進士及第山東等處督糧道兼管德常臨清倉事務加二級孫星衍校集

荆軻之燕太子自御虛左軻援綬不讓自坐定賓客滿坐軻言曰田光褒揚太子仁愛之風說

太子不世之器高行厲天美聲盈耳案意林引作謂太子曰光揣太子高行厲天美聲盈耳軻出衛都望燕路歷險不以

為勤望遠不以為遐案意林引無兩為字今太子禮之以舊故之恩接之以新人之敬所以不復讓者士

信於知己也案意林引作信知已故也太子曰田先生令無恙乎案令字從藝文類聚人事部引補軻曰光臨送軻

之時案太平御覽人事部引無臨言太子戒以國事恥以丈夫而不見信類聚人事部太平御

覽人事部向軻吞舌而死矣案文選江文通諸建平王上書注引無矣字太子驚愕失色歔歔飲淚曰丹所以戒先生

豈疑先生哉今先生自殺亦令丹自棄於世矣然良久不怡民氏日太子置酒請軻案民氏疑昏昏

之譌太子二字从太酒酣太子起為壽夏扶前曰聞士無鄉曲之譽則未可與論行案文選謝康樂過始

平御覽禮儀部引補宇聖詩陸士衡答賈長淵詩注引馬無服輿之伎則未可與決良案決本作稱从文達西征賦注引改今荆君遠

至將何以教太子欲微感之軻曰士有起世之行者不必合於鄉曲馬有千里之相者何必出

於服輿昔呂望當屠釣之時天下之賤丈夫也其遇文王則為周師騏驎之在鹽車驚之下也

及遇伯樂則有千里之功如此在鄉曲而後發善服輿而後別良哉夏扶問荆軻案文選景福殿賦靈光殿

賦注引皆作夏何以教太子軻曰將令燕繼召公之迹追甘棠之化高欲令四三王下欲令六

五霸案兩令字从文選景福殿賦靈光殿賦注引補於君何如也賦靈光殿賦注引改坐皆稱善竟酒無能屈太子

甚喜。自以得軻。文選江文通詣建平王上書注太平御覽永無秦憂。後日與軻之東宮臨池而觀。

案今本池下有水字。從文選江文通詣建平王上書注太平御覽。人事部龜豸部引刪。軻拾瓦投壺。案龜字史記刺客列傳索隱引作龜。

荆軻城北臨瀟水。即軻以金圖投壺處所見。太子令人奉槃金。案今本作捧盤金。從文選江文

本亦作龜。太平御覽。人事部龜豸部引刪。太子令入事部引改。初學記。大部史記刺客。軻用抵抵盡復進。案抵本作投。從文選江文通詣建平

列傳索隱引作太子捧金瓦進之。軻曰。聞千里馬肝美。案今本作馬肝甚美。從

曰。非為太子愛金也。但臂痛耳。後復共乘千里馬。軻曰。聞千里馬肝美。案今本作馬肝甚美。從

平御覽。人事部獸部引改。太子即殺馬進肝。暨樊將軍得罪於秦。秦求之急。乃來歸太子。太子為置酒華陽

之臺。案為字。從太平御覽。人事部引補。酒中。太子出美人能琴者。案史記刺客列傳索隱引能下有鼓字。軻曰。好手。琴者。太子即

進之。軻曰。但愛其手耳。太子即斷其手。盛以玉槃奉之。案今本作太子斷手。從太平御覽。人事部

之。盛。太子嘗與軻同案而食。同牀而寢。案史記刺客列傳云。於是尊荆軻為上卿。舍上舍。太子

以順適其意。索隱。後日軻從容曰。軻侍太子三年於斯矣。而太子遇軻甚厚。黃金投壺。千里馬

即引此段為證。肝。姬人好手。盛以玉盤。凡庸人當之。猶尚樂出尺寸之長。當大馬之用。今軻常侍君子之側。聞

烈士之節。死有重於泰山。有輕於鴻毛者。但問用之所在耳。案今本作死有輕於鴻毛。義有重

子長報任少卿書注。陸士衡挽歌注引改。太子幸教之。太子劍袂正色而言曰。丹嘗遊秦。秦遇丹不道。丹恥與俱生。

今荆君不以丹不肖。降辱小國。今丹以社稷干長者。不知所謂。軻曰。今天下疆國莫彊於秦。今

太子力不能威諸侯。諸侯未肯為太子用也。太子率燕國之眾而當之。猶使羊將狼。使狼追虎

耳。案意林引作太子若以燕當秦。猶以羊捕狼。太子曰。丹之憂計久不知安出。軻曰。樊於期得罪於秦。秦求之急。又

督亢之地秦所貪也。今得樊於期首督亢地圖，則事可成也。太子曰：「若事可成，舉燕國而獻之。」

丹甘心焉。樊將軍以窮歸我，而丹賣之，心不忍也。案：思本作善，从太平御覽人事部引改。軻默然不應。居五月，太

子恐軻悔，見軻曰：「今秦已破趙國，兵臨燕，事已迫急，雖欲足下計安施之，令欲先遣武陽，何如？」

軻怒曰：「何太子所遣，往而不返者，豎子也。」軻所以未行者，待吾客耳。於是軻潛見案：意林引請樊

於期曰：「聞將軍得罪於秦，案：意林引父母妻子皆見焚燒，求將軍邑萬戶、金千斤。軻為將軍痛

之。案：軻本作實，今有一言除將軍之辱，解燕國之恥。將軍豈有意乎？於期曰：「常念之。」日夜飲淚，

不知所出。荆君幸教，願聞命矣。」軻曰：「今願得將軍之首，案：令願二字，與燕督亢地圖進之。秦王

必喜，喜必見軻。案：令本無進之二字，又作秦。軻因左手把其袖，案：意林引改。右手握其背，數以

負燕之罪，責以將軍之讐。案：讐本作街，而燕國見陵雪，將軍積忿之怒除矣。於期起，脫腕執刀，

曰：「是於期日夜所欲，而今聞命矣。於是自剄。」案：剄本作刎，从太平御覽人事部引改。頭墜背後，兩目不睜。太子聞

之，自駕馳往，伏於期屍而哭，悲不自勝。良久，無奈何。案：何本作刺，史記刺客列傳云：「既已不可奈何，更正。」遂盛於期首，

與燕督亢地圖以獻秦。案：令本無燕字，圖下又無武陽為副。荆軻入秦，不擇日而發。太子與知

謀者皆素衣冠送之。案：意林引作太子賓於易水之上。案：之字从太平御覽地部樂部引補。荆軻起為壽，歌曰：「風

蕭蕭兮易水寒，壯士一去兮不復還。」高漸離擊筑，宋意和之。案：北堂書鈔樂部事類賦樂部注

覽樂部引為壯聲，則髮怒衝冠，為哀聲，則士皆流涕。案：今本作為壯聲，皆淚流，从初學記天部

與令本同。二人皆升車，終已不顧也。案：二句從二子行過，夏扶當車前，刎頸以送二子，行過陽翟，軻

買肉爭輕重屠者辱之

案者字以北堂書鈔酒食部引補武陽欲擊軻止之案此段史記刺西入秦至

咸陽因中庶子蒙白曰

案因本作國字之諺也史記刺客列傳作蒙嘉漢書鄒陽傳云秦始皇

俗書本蒙下輒加怙字非也與此書合

燕太子丹畏大王之威令秦樊於期首與督亢地圖願為北蕃臣妾秦王

喜百官陪位陸載數百見燕使者

案意林引作陸載見刺客列傳與今本同軻奉於期首武陽奉地

圖

案意林引作軻奉樊於期首押並地圖以次進鐘鼓並發賊注太平御覽人事部引皆與今本同羣臣皆呼萬歲武陽大恐

兩足不能相過面如死灰色秦王怪之軻顧武陽前謝曰北蕃蠻夷之鄙人未見天子案今本

請曰此北鄙小子布願陛下少假借之使得畢事於前案今本作願大王少假秦王曰軻起督

亢圖進之

案今本作秦王謂軻曰秦王發圖意林引補圖窮而匕首出軻左手把秦王袖右手

提其亢

案藝文類聚布帛部引提作提兩手數之曰足下負燕日久貪暴海內不知厭足於期

無罪而夷其族軻將脫為字海內報讐令燕王母病與軻促期從吾計則生案則本作即又重

改不從則死秦王曰今日之事從子計耳乞聽琴聲而死召姬人鼓琴琴聲曰案今本無兩琴

刺客列傳正義引補太平御覽兵部引皆與今本同羅縠單衣可擊而絕案擊北堂書鈔衣冠部八尺屏風可超

而越鹿盧之劍

案意林引作可負而拔軻不解音案解本作曉秦王從琴聲負劍拔之案今本作

無下四字於是奮袖超屏風而走

案今本上四字作擊之絕屏風下有負劍二字以史記刺

載軻拔匕首擗之

案趙本作摘文選盧子諒覽古詩決秦王耳入銅柱火出然秦王還斷軻兩

手軻因倚柱而笑箕踞而罵案今本作軻倚曰吾坐輕易為豎子所欺燕國之不報我事之不

立哉

案意林引作吾為豎子所欺事不濟也太平御覽服用部引有秦始皇置高漸離于帳中擊筑今本無疑此下尚有闕文

燕丹子卷下終

玉泉子

不著撰人名氏

裴晉公度為門下侍郎。過吏部選人官。謂同過給事中曰。吾徒僥倖。至於此輩。優與一資半級。何足問也。一皆注定。未曾限量。公不信術數。不好服食。每語人曰。雞猪魚蒜。逢著即喫。生老病死。時至則行。其器抱弘遠。皆此類也。

裴晉公在中書。左右忽白以印失所在。聞之者莫不失色。度即命張筵舉樂。人不曉其故。竊怪之。夜半飲酣。左右復白以印存焉。度不答。極歡而罷。或問度以其故。度曰。此出於胥徒盜印書券耳。緩之則存。急之則投諸水火。不復更得之矣。時人服其弘量。臨事不撓。

李相德裕抑退浮薄。獎拔孤寒。於時朝貴朋黨。德裕破之。由是結怨而絕於附會。門無賓客。惟進士盧肇宜春人有奇才。德裕嘗左宦宜陽。肇投以文卷。由此見知。後隨計京師。每謁見。待以優禮。舊制禮部放榜。先呈宰相。會昌二年。王起知舉。問德裕所欲。答曰。安問所欲。如盧肇丁稜姚鵠。豈可不與及第耶。起於是依其次而放。

盧肇丁稜之及第也。先是放榜訖。則須謁宰相。其導啟詞語。一出榜元者。俯仰疾徐。尤宜精審。時肇首冠有故。不至。次乃稜也。稜口吃。又形體小陋。及引見。則俛而致詞。意本言稜等登科。而稜赭然發汗。鞠躬移時。乃曰。稜等登。稜等登。竟不發其後語而罷。左右皆笑。翌日友人戲之曰。聞君善策。可得聞乎。稜曰。無之。友人曰。昨日聞稜等登。稜等登。豈非策之聲乎。

李德裕以己非由科第。恒嫉進士舉者。及居相位。權要束手。德裕嘗為藩府從事。曰。同院李評事。以詞科進。適與德裕官同時。有舉子投文軸。誤與德裕。舉子既誤。復請之曰。某文軸當與及第李評事。非與公也。由是德裕志在排斥。

元和初。融八司馬。韋執誼崖州。韓泰處州。柳宗元永州。劉禹錫朗州。韓曄饒州。凌準連州。程异郴州。及咸通中。韋保衡路巖作相。除不附己者十司戶。崔沆循州。李漬繡州。蕭連播州。崔彥融雷州。高湘高州。張顏潘州。李貺勤州。杜喬休端州。鄭彥持義州。李滌費州。內繡州潘州雷州三人不迴。初。高湜與弟湘少不相睦。咸通末。既出高州。湜雅與路巖相善。見巖陽救湘。巖曰。某與舍人皆是京兆府荷枷者。先是劉瞻志欲除巖。溫璋希旨。別製新枷數十待之。瞻以人情附己。不甚緘密。其計泄焉。故居巖之後。湜既知舉。而問巖所欲言。時巖以去年停舉。已潛奏恐有遺滯。請加十人矣。即託湜以五人。湜喜其數寬。形於顏色。不累日。十人勅下。湜未之知。巖執詔笑謂湜曰。前者五人。侍郎所惠也。今之十人。某自致之。湜竟依其數放焉。湘到任。憤湜不佑己。嘗賦詩云。唯有高州是富家之句焉。

路巖出鎮坤維也。開遠中。僭恣為瓦石所擊。故京兆尹溫璋諸子之黨也。巖以薛能自尚書郎權京兆府事。李贇之舉也。至是。巖謂能曰。臨行勞以互礫相餞。能徐舉手板對曰。舊例宰相出鎮。府司無例發人防送。巖有慚色。懿宗晚節。朝政多門。巖年少固位。邂逅致此。一旦失勢。當岐路者。率多仇隙。附麗之徒。鈞射時態。志在諛媚。雷同一詞。中外騰沸。其實未然也。始巖在淮南。

與崔鉉作度支使除監察不十年。城門不出而致位卿相。物禁太盛。暴貴不祥。良有以哉。初鉉以巖為必貴。常曰。路十終須與他那一官也。自監察入翰林。鉉猶在淮南。聞之曰。路十如今便入翰林。如何得老去。皆如所言。

鄧敞封教之門生。初隨計。以孤寒不中第。牛蔚兄弟。僧孺之子。有勢力。且富於財。謂敞曰。吾有女弟未出門。子能婚乎。當為君展力。寧新一第乎。時敞已婚李氏矣。其父嘗為福建從事。官至評事。有女二人。皆善書。敞之所行卷。多二女筆迹。敞顧己貧賤。必不能致騰蹕。私利其言。許之。既登策。就牛氏親。不日挈牛氏而歸。將及家。給牛氏曰。吾久不到家。請先往俟卿可乎。牛氏許之。洎到家。不敢泄其事。明日牛氏之奴。駟其輜橐直入。即出居常。牛氏所玩用。供帳帷幙雜物。列於庭廡之間。李氏驚曰。此何為。奴曰。夫人將到。令具陳之。李氏曰。吾即妻也。又何夫人為。即撫膺大哭。頃之。牛氏至。知其責己也。請見李氏曰。吾父為宰相。兄弟皆在郎省。縱嫌不能富貴。豈無一嫁處耶。其不幸豈唯夫人乎。令願一切與夫人同之。夫人縱恨於鄧郎。寧忍不為二女計耶。時李氏將列於官。二女方牽挽其袖而止。後敞以秘書少監分司。慳吝尤甚。黃巢入洛。避亂於河橋。節度使羅元杲請為副使從事。後巢寇又來。與元杲竄焉。其金帛悉藏於地中。並為羣盜所得。

杜邠公。悰為小兒時。嘗至昭應縣。與群兒戲於野。忽有一道士。獨愛悰。以手摩挲曰。郎君勤讀書。勿與諸兒戲。指其觀曰。吾居此。頗能相訪否。既去。悰即詣之。但見荒涼。他無所有。獨一殿。巋